

“高天雪舞银蛇去，大地春归骏马来”。乙巳岁尾，兹选父亲方去疾篆刻“马”生肖印与大家共迎丙午新春，恭祝大家马年吉祥，万事皆顺。

父亲的篆刻宗秦汉印，对秦汉砖瓦图案，以及敦煌壁画等有较多的创作借鉴，此“马”肖形印似以昭陵六骏之一“特勒骠”为参照，同样以浮雕的形式刻于印石上，图案造型自然流畅，雄健壮实。马首高昂，马嘴微张，马嘶声长，马鬃竖起，似随风飘动，马身膘肥体壮，左前腿高抬，似出发状，右前腿直立着地，后腿呈弯曲态，似助跑发力，马尾弯折，形象展现了马尾左右甩动，飘逸自然的动态，综合图案整体刻画，骏马英姿勃发，强健有力，生动逼真，寓意即将到来的丙午新年，骐骥驰骋，马到成功。



一堂昆曲课

刘德亮

无论是京昆国粹，还是沪越乡音，再到评弹滑稽，古老而宝贵的中华传统戏曲，都经历过“危”与“机”并存共生。在最艰难的时刻，各剧种也愈挫愈勇乃至“背水一战”，其中，白先勇先生的青春版昆曲《牡丹亭》，无疑是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一次突破，自此以后，昆曲的观众不再是皓首苍颜，越来越多秀外慧中、精致靓丽的青年男女乃至大学生，成为了不可小觑的铁杆迷弟迷妹。细思成功的原因，主客观缺一不可，但最根本的，还是抓住了现代人的心理需求，击中了年轻人的时代审美。

提及当代京昆艺术，就不得不提“昆曲王子”张军，技艺精湛，集各家之所长，自然是“圈粉”无数。这些年，作为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校长，他从台前退向幕后，更多地担当起培育新人、再振京昆的历史重任。

当张军校长带领戏曲学校的资深教师和优秀学子团队，来到古美文体生活馆，上演“从昆曲到京剧的百年雅韵——‘戏入闺心’戏曲主题活动”时，作为一个热爱戏曲、电影等表演艺术又比较怀旧的素人，我自然十分欣喜，也有一丝担忧，现在的学生一族是否真的能接受这几百年前的艺术呢？

我多虑了，更震撼了。整场活动以初步普及“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”五大行当为主线，将“唱、念、做、打、翻”五功串联，《空城计》《苏三起解》《铡美案》《三岔口》等经典段子一一浓缩亮相。妙就妙在，张军校长不是把这场活动视为一次单纯的展示，而是一场真正的沉浸、体验、互动的双向奔赴之旅。演出中场，全程导讲、亲自主持的张军校长，上了“大绝招”，即兴邀请台下的学生上台来体验一把戏曲演员的“夺目”和“辛苦”，在一众学生的欢笑和起哄声中，



其实，传统戏曲与现代心灵的距离，并不遥远……

从这件事起，我们全家都相信万物有灵，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是相通的。

2023年9月，双休日在家的孩子特别想要买猫狗，素来对宠物无感的妻子和我顿时头大，猫狗不说身上掉毛，经常要梳洗打理，就是每天的拉屎撒尿，我们就无从着手。但孩子哭闹之下，我们亦无办法，只能劝她先养鸟龟，待她能够自行喂养换水了，再考虑其他宠物。

于是，在一个仍然溽热的下午，我们一家三口前往花鸟市场。一个个摊点看过去，很快便找到卖乌龟的摊位。我与妻子边看边与摊主讨价还价，孩子却心不在焉，眼睛瞅着右侧。我顺着她的视线看过去，一只塑料大浴盆里放着几十只小雏鸭，有一只通体覆盖着柔

软的黄色绒毛，脖子细长而灵活的小鸭，圆圆的黑眼睛一直瞅着孩子，嘴里“啾啾”地叫着。

孩子说，她要这只小鸭，不要乌龟。我们试图说服她，但毫无效果，卖鸭的摊主告诉她，这只小鸭有内伤，很难养活。孩子还是倔强地要买。如此情状，我与妻子再无办法，只能在孩子答应包管鸭子的吃喝拉撒后，将这只小鸭买下，并临时购买塑料宠物箱等。

回家路上，装在宠物箱里的小鸭“啾啾”叫得更欢，我们便商量给它起个“小名”。此时，恰巧走进小区广场，路边的桂树香气馥郁，枝头挂满金桂。孩子便说，小鸭是金秋时节到我们家的，浑身又是黄色，干脆就叫它“桂花”吧。

桂花就成了我们家中的一个

杜甫的妻子和佐贺的阿嬷

陈思呈

“清江一曲抱村流，长夏江村事事幽，自来自去堂上燕，相亲相近水中鸥。老妻画纸为棋局，稚子敲针作钓钩。但有故人供禄米，微躯此外更何求”，杜甫这首诗中的物质生活很寒酸，但古代的田园诗中，清贫从来不是缺点，常常都有“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”的思路。只不过，这首诗还是很特别。

特别的是杜甫的老妻和稚子。老妻用一张纸画棋局，稚子用一根针做钓钩。这让我顿时对老杜的家庭生活有了很具体的想象：他有一个很有情趣的

妻子，以及一个动手能力很强的孩子。

不知这是杜甫的哪个孩子。动手能力的强大，可能是杜甫的一个很优秀的基因，他曾经写了很详细的诗歌，专门写大儿子宗文修建鸡棚的过程。

“墙东有隙地，可以树高栅”，这是地点选择，接着是：“织笼曹其内，令人不得掷。稀间可突过，觜爪还污席。”总之就是很专业的养鸡和修鸡笼的专业知识。其中，宗文所体现出来的行动力毋庸置疑。所以宗文修鸡笼成为一个文学史上的独特意象，陆游教育他家孩子的时候也这么写

诗：“群散鸡归栅，声喧雀噪困。丁宁语儿子，切勿厌沉沦。”

言归正传，杜甫一家的生活质量确实不低。其中的动人之处，在于这一家人对生活富于创造性。换句话说，生活质量取决于创造性，而不是仅仅取决于经济水平。

我感觉陶渊明也是这样的情况。他非常喜欢他的房子，说“众鸟欣有托，吾亦爱吾庐”，在这座绿树环绕的房子里，他过着很充实的生活，没有朋友来他就在家读山海经，有朋友来就“欢言酌春酒，摘我园中蔬”。

但他家很偏远，路还不好走，很泥泞。所以来拜访他并不容易：“穷巷隔深辙，颇回故人车。”这艰难的道路，阻隔了很多来访。

他的特别之处，在于他把这种路途上的困难，变成一种优势而不是劣势。他觉得，这是一个筛选。同时，这种艰苦和曲折，也使朋友的到来更有情趣。

其实，陶渊明的穷巷，杜甫的家贫，正是他们的创造力的诱因。他们都善于把匮乏变成独特的圆满。

除了诗人，普通人也有这样的创造力。《佐贺的超级阿嬷》中，阿嬷发明了很多独特装置：在自己的腰间绑一条绳子，绳子的

由于家居高楼，桂花从箱里放出来后，就在厅里的木地板上自由走动。它欢快地叫着，两只小脚丫撒着欢，几圈走下来，我们突然发现，孩子只要叫“桂花桂花”，脚步重一点，它便跟着，孩子走到哪里，它便跟到哪里，就像有了灵性。孩子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小鸭跟进去，孩子躺在床上，鸭子围着她转，孩子忍不住捧起鸭子，小鸭在她掌心轻轻地叫着，煞是可爱。孩子把它放到床上，它就在枕边蹲着，依然轻轻地“啾啾”。只是，懂事的小鸭却不懂事地在凉席上拉屎撒尿，孩子因为鸭子的可爱，竟然顾不上

臭味，我们夫妻俩却百般头疼。很快到了晚上，孩子要让鸭子睡在床上，那自然不行，好说歹说，孩子才让步，我们便在厅里搭窝。塑料宠物箱透光，我们怕鸭子睡不着，便临时用纸板箱搭了一个简陋的窝。起初，小鸭在窝里一直“啾啾”地叫个不停，孩子忍不住，多次掀起纸盖观看，我们便劝她，一直看一直有光线进入，鸭子睡不着觉的。总算，孩子屏住了，三四个小时后，纸箱似乎没有了动静，我们和孩子一起，悄悄地掀起纸盖一角，只见昏暗中，桂花趴在纸箱角落的底板上，或许是安全或许是遮挡光线，竟然将头埋在翅膀下面，睡着了。

翌日，孩子早早起床要看

过去的文人有名也有号，自己名号之外，还要给书斋或居室起一个雅号，故称斋号。而且，有的书房光起一个号还不够，不同时期不同住处，都会另起名号，斋号起上了瘾，十个八个也打不住，还要刻一方斋名印以记其事。明代大文人文徵明曾说：“吾之书屋多于印上起造。”也就是说，文艺家都喜爱虚拟的空中楼阁，心理满足远胜于实际需求，斋名起得既文艺又好看，而现实不过就是遮风蔽雨的小茅屋一间而已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即是“口嗨”。

名号种种都是一个代称，等同于今天的网名。古人认为朋友直呼其名是不礼貌的，故须互道以名号，即便斋馆名等也可代称主人，所以起名号渐成风气，如今虽无这个风气，但文化人可以附庸这个风雅。我想起冯梦龙《笑府》里有则笑话，说有个富翁不通文墨，朋友写信给他求借一匹马，云“生偶他往，告借骏足一骑”，富翁看不懂，说我仅一双足，如何借得？旁人告诉他“骏足”者即马之代称也，富翁这才恍然：“原来动物也有表号。”

通常人之名姓与生俱来，本人很难做主。而名号则为成年后自己所起，如师友所赐那也须本人认可才行，所以名号往往更见性情，更合主人心意。我的朋友朱亚夫专门研究书斋文化，编写过《中华名人书斋大观》，几乎将古今文人斋号“一网打尽”。而我无此“大观”，只能“识小”，因我读书素喜好玩有趣，文人的斋名别号也是，常关注那种即兴随意的，似乎更为生动别致。

譬如诗人柳亚子，常与主席诗词唱和，毛主席那首词中名句“俱往矣，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”，柳亚子和的是“君与我，要上天下地，把握今朝”，数年后柳亚子情绪低落，毛主席赠诗安慰，还亲自关心安排，请他迁居于长安街一宽敞四合院，并挥毫为之题写斋名“上天下地之庐”。此神来之笔既幽默又贴切，瞬间令柳氏心情变好。抗战时期，闻一多于西南联大讲授《楚辞》，平日埋首书斋潜心古籍，除上课和吃饭不轻易下楼。同事们请他饭后散步也不肯，好友郑天挺教授劝道：“何妨一下楼呢？”众人闻之大笑，此后，闻一多的斋名就被戏称为“何妨一下楼”。

弘一法师晚年自号“二老人”，人问其故，原来法师是感叹自己“一事无

成人渐老”，再借用清代吴梅村“一钱不值何消说”，如此“二一”而已。同样，张伯驹自称“好好先生”，不知情者或以为他是与世无争、一团和气，其实是他藏有价值连城的唐杜牧“张好好诗卷”，爱之入骨，故亦名“好好先生”，得双关之妙。诗人杂文家聂绀弩的“三红金水斋”，初看也不知何解，据说乃黄苗子为他所起，因为聂藏有《三国演义》《红楼梦》《金瓶梅》《水浒传》四大名著珍版，故各取一字而得名。我想既然各取一字，还不如叫“三瓶水楼”更好玩些，聂绀弩饮茶喝酒都爱，加上肚里有的是“墨水”，可谓“三水”齐全矣。

人所皆知愤世嫉俗的邓散木自号“粪翁”，取斋名“三长两短斋”，用的也是“险招”，但关键只要能自“圆”其说即可，他因“诗词书画印”俱能，自谓诗书印为“三长”，而词与画略逊一筹，故屈居“两短”。散木弟子中有位山东篆刻名家苏白先生，一定也是受“三长两短”的启发，为自己斋号起了个“不三不四楼”。我曾随一闻师拜访过苏先生旧居，因青岛房屋随山形地势或高或低，此楼看似下坡，但与他处相比又高出，此也许即苏先生“不三不四”之来由。那么，刘一闻老师二十多年前在市郊也造一屋，环屋皆园，指池得水，指丘得山，似亦能效古人得山水之乐也。故刘老师为此宅取名为“二得馆”，师母说：“听上去有点像面馆。”遂又增一“池”字，改名“二得池馆”，师母又笑曰：“你又变混堂哉！”

有的名号就是即兴谐趣之产物，也不必非明志或抒怀。据说贾平凹书房除了“凹凸斋”外，还有一个叫“大堂”，莫非他自封“大堂经理”不成？如果硬要为他找一个理由，可能是“不登大雅之堂”的缩写吧。与之相配的是书法篆刻家陆康先生，因天天要写字，斋号就称“写字楼”，还专门刻了印留证。我想前者如号“大堂经理”，后者就是“写字楼先生”了。

沪上山水名家车鹏飞先生，也有一斋名“迟悟斋”，意指比他人悟道要迟，当然也是自谦。有次和几位画家正好聊上，我一时玩心起，就忍不住与车老师斗胆建议，不妨将“斋”改成“庐”，这样一来，意思丝毫不变，但趣味陡增。“迟悟庐”，用上海话读，音同美味的“乳腐卤”，读之令人喷饭，食之交关下饭。

一端绑着磁铁，一路走就能吸到一些钉子和废铁。茶叶渣，鱼骨头，多么普通的东西啊，它们的位置，本来都在垃圾站。但我们缺乏了阿嬷那样的眼光。是她的眼光，变废为宝。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思维来看待固有的事物，就会常常有“重新认识它们”的喜悦，这就是创造的本质啊。

常听人们说，贫穷限制了想象力，但在以上这些人中，恰恰是贫穷激发

了想象力。我很崇拜。世界上可能还有很多佐贺的超级阿嬷，正如世界上还有很多杜甫的妻子和儿子那样的人，但没有人来替她们记录，延续和发扬她们的人生智慧。只有少数人，得益于她们的家庭成员中有作家或者诗人，她们的行动才被广为人知。

顾城也写过她的祖母，说她收集的玻璃球，她用毕生相信，她们像宝

石一样美丽。这个再平常不过的事物：玻璃珠子，先是在祖母手里，出

现了特殊的诗意，具备了

特殊的价值，然后又在顾

城的手里，真正地变成了诗句。



散步看到那棚户，我家宠物，责编：沈琦华

桂花的故事

赵竺安

便跟着，孩子走到哪里，它便跟到哪里，就像有了灵性。孩子回到自己的房间，小鸭跟进去，孩子躺在床上，鸭子围着她转，孩子忍不住捧起鸭子，小鸭在她掌心轻轻地叫着，煞是可爱。孩子把它放到床上，它就在枕边蹲着，依然轻轻地“啾啾”。只是，懂事的小鸭却不懂事地在凉席上拉屎撒尿，孩子因为鸭子的可爱，竟然顾不上

臭味，我们夫妻俩却百般头疼。很快到了晚上，孩子要让鸭子睡在床上，那自然不行，好说歹说，孩子才让步，我们便在厅里搭窝。塑料宠物箱透光，我们怕鸭子睡不着，便临时用纸板箱搭了一个简陋的窝。

起初，小鸭在窝里一直“啾啾”地叫个不停，孩子忍不住，多次掀起纸盖观看，我们便劝她，一直看一直有光线进入，鸭子睡不着觉的。总算，孩子屏住了，三四个小时后，纸箱似乎没有了动静，我们和孩子一起，悄悄地掀起纸盖一角，只见昏暗中，桂花趴在纸箱角落的底板上，或许是安全或许是遮挡光线，竟然将头埋在翅膀下面，睡着了。

翌日，孩子早早起床要看鸭子，我们则将晚上“补课”学来的“食谱”拿出来喂鸭子。面

夜光杯